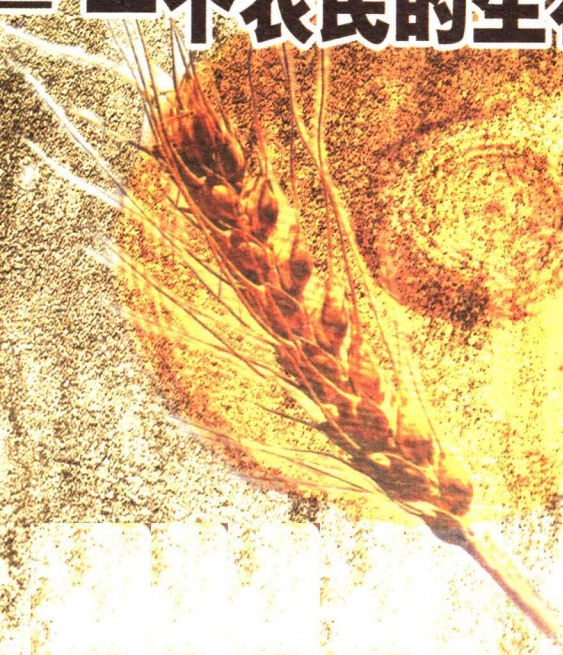


农民日记

—— 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



侯永禄 著

记录农家 60 年柴米油盐

见证农业 60 年风风雨雨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农民日记

——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

谈永梅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日记/侯永禄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6-7243-2

I.农... II.侯... III.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0598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84041304

营销中心电话:(010)64010813 84027892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6.75印张 14插页 240千字

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7年2月河北第2次印刷

印数:6001-10000册 定价:2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编辑絮语

2006年初,我们针对陕西农民侯永禄记下近60年日记的特点,提出了如下编辑构想:

● **保留原汁原味**,即按照日记的真实日期和内容进行选编,并忠实再现其朴实文风和方言土语,对某些不符合现在语言规范的文句,只要在理解时不产生歧义,便不作更改和修饰。

● **提取可读信息**,即挑选原稿中最能反映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实情、最具有时代气息的典型事例,并把日记大致分成“记事”和“叙事”两类文体选编,以便加快日记叙事的节奏和增强可读性。

● **突出小中见大**,即把日记中油、盐、柴、米类的细微琐事与当时众所周知的社会大事连通,为此,我们在每一个年代的日记起始页前,添加了题为“背景链接”的彩色插页,用直观、醒目的形式对这一年代的日记背景作概括性介绍。

● **丰富视觉感受**,即用不同字体编排“记事”和“叙事”这两种形式的内容,采用隔行排版加以区分,并根据相关内容穿插实物图片、彩色插页和底图等,增加版面变化。

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劳动,我们终于编辑完了这部中国农民自己写自己的纪实文集。今天,我们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急速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真正的农民文化已从日益发达的传媒视野中淡出。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我们今天却很难在纸质出版物中寻找到有关农村文明的直接信息。我们由衷地祝愿《农民日记》能在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填补农村文化景观的空白,让广大读者能从中很直接地搜寻到农民的心声和农民的文化,这就是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的一件小小的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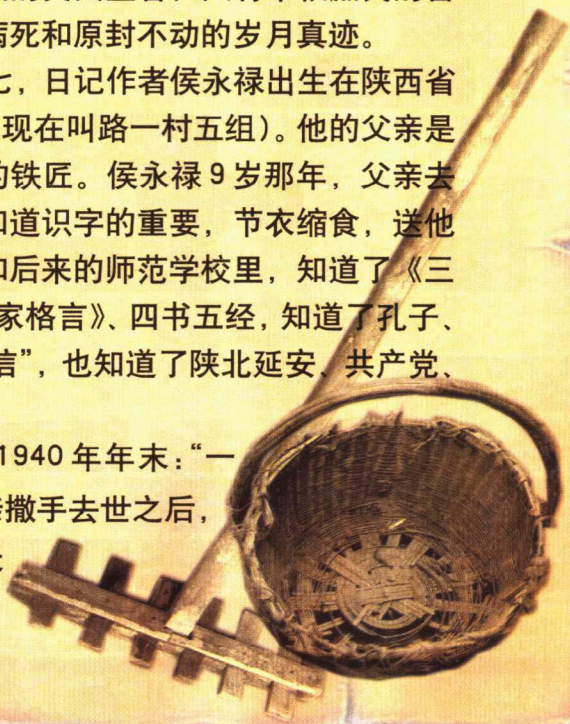
岁月有痕

一本看似流水账式的生存日记，
一首听似平平淡淡的劳动之歌，
一段原汁原味的生活之旅，
一抹烙进心底的岁月之痕！

我们不敢相信，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竟然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他用和锄头一样勤不离手的笔，坚持不懈地记录了他和村民们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一笔一画地描绘了陕西农村某村庄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与风霜雪雨。在他笔下，没有浩浩历史长河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也没有悠悠秦川文化中炙手可热的文人墨客，只有草根庶民的喜怒哀乐，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和原封不动的岁月真迹。

1931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记作者侯永禄出生在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的后新庄村（现在叫路一村五组）。他的父亲是一个远近闻名、手艺精湛的铁匠。侯永禄9岁那年，父亲去世。一字不识的母亲，却知道识字的重要，节衣缩食，送他上学读书。侯永禄在学堂和后来的师范学校里，知道了《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义、礼、智、信”，也知道了陕北延安、共产党、毛泽东、马列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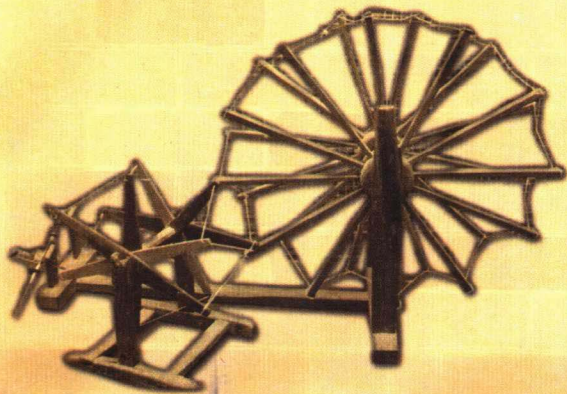
侯永禄的日记开始于1940年年末：“一九四〇年腊月十三，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从那时起，他便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无间断，至今已有200余万字。我们从中挑挑拣拣，编成《农民日记》，展示出农民侯永禄劳苦耕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精神“自留地”。

《农民日记》用魂牵农田、命系庄稼的平凡琐事，如数家珍地向我们昭示了过往近60年的人间烟火，用居家度日的油盐柴米，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农民日记》里那些已发黄的老照片，残破的契约、账本等难得再觅的历史证物，那些秦腔秦味儿的村言土语，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乡规民俗，那些和谐家里家外、乡里乡亲的快板对联，既朴实敦厚，也不失小民情趣，既透射着中国农民勤劳、隐忍、善良、淳朴的伟大品格，也毫不避讳地讲出了农民掏心窝子的大实话，凸显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我们跟随农民侯永禄那没有遮拦和修饰的笔触，体味了陕西农村田园乡野生活的感叹与唏嘘。我们阅读农民侯永禄笔下家长里短的细微琐事，仿佛踩着中国农村蹒跚前行的脚印，走进苦乐相伴、悲喜交杂的沧桑岁月。一片跃然纸上的农民的赤忱，让我们震惊、感动、欣喜、沉思。

《农民日记》不仅仅是一本看似流水账式的生存日志，更是一首原汁原味的劳动之歌和生活之歌，它用普通农民的生命之火，在我们心底烙下了抹不去的岁月痕迹！



编者

2006年8月
于北京

背景链接

1940—1949

1940年到1949年，正是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10年。从1941年起，日寇向根据地频繁进行“蚕食”、“扫荡”和“清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导致农民生活日益艰难。这一年侯永禄刚刚10岁。

1944年10月，蒋介石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诱骗学生为其效劳。陕西合阳县则举行了童子军大检阅。

1946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对解放区大举进攻。1946年9月8日，中共洛川特派孟树林、贺永锡和史建堂等人率五福乡保警队举行皇甫庄起义。

1946年12月下旬，五福乡临时保长何兴发，杀害黄南游击队十三支队队长朱志英和4名游击队员，并将割下的人头送县“献功”，县长周鸿将人头悬挂于县城南门示众。

1948年，17岁的侯永禄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攻入合阳县城。

1948年4月，大批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的师生去洛川、延安参加革命。

1949年4月11日，侯永禄回家安心当起了普通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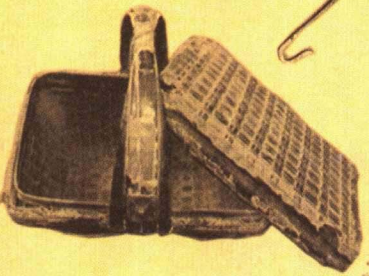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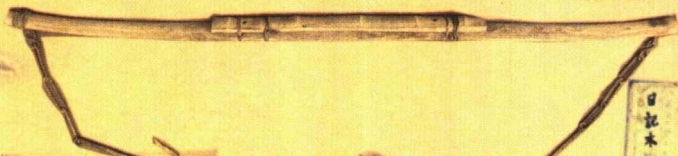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



主編電院沈文少之球事室中係三學
 介係應順自電院可同古屋房在內向房
 一間其房係通合於前後推一推並不相連全
 石在內地是存小於人出書于年生名甲
 自向科老下存書全言此書可書書書
 書上上上無書書書書書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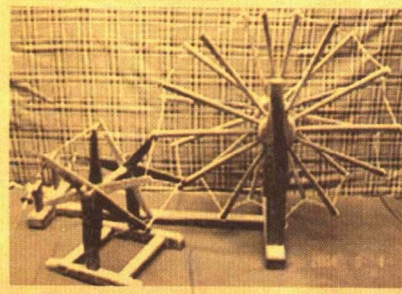
沈文少
 沈文少
 沈文少
 沈文少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



日記本

...



日记脉络

1940—1949

国民党中央军苛政欺民
新中国成立

..... 1

1950—1959

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
成立农民互助组
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成立人民公社
全民“大跃进”

..... 27

1960—1969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
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75

1970—1979

欢庆打倒“四人帮”的胜利
恢复高考制度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 167

1980—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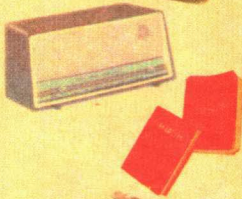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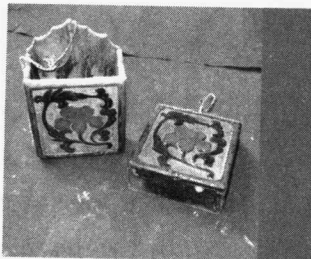
1990—2000

农民发展多种经营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249



我出生的陕西关中地区虽不是沦陷区,但和被日本人占领的山西却只有一条黄河之隔,合阳县路井镇距离黄河边也不到一百里地,国民党军队调动十分频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一九四〇年腊月十三 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母子俩天天哭、夜夜哭,都无用,日子还得过。我家里有三十多亩地,兵粮、差款样样按地亩的多少摊派。有人劝我们把地卖一些,母亲还是舍不得卖掉,便把地当给张有粮十九亩。每亩当价二斗麦,共当回三石八斗麦。当回的粮食要自己去取,孤儿寡母怎挪得动?没办法,只好请瑞喜来扛麦袋子。瑞喜便提出要借一石麦,母亲只好借给他了。以后几年我们都讨要不下这一石麦,最后连人都得罪下了,只好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上边兵粮、差款摊派得一天比一天多,催得一天比一天紧。壮丁钱,支差事,派款子,要草料,总是没完没了地要呀,要呀,弄得人天天不得安宁,而且什么入山车、运粮差事,偏偏到农活的大忙季节就轮到你孤儿寡母门上。掏钱雇人、雇车、雇牲口,就得出大价,花大钱。甲长一敲门,母亲就心跳肉颤。

一九四一年腊月二十八 北风呼呼地刮着,一阵打门声传来,甲长领着保丁一伙人,拿着口袋,嘴里嚷嚷着:“凡欠款的见粮就装,一齐过。”他们竟然把母亲淘好的准备过年的三斗湿麦全都装走了,母亲拦也拦不住。实际上他们对有钱有势的,一家也没敢去问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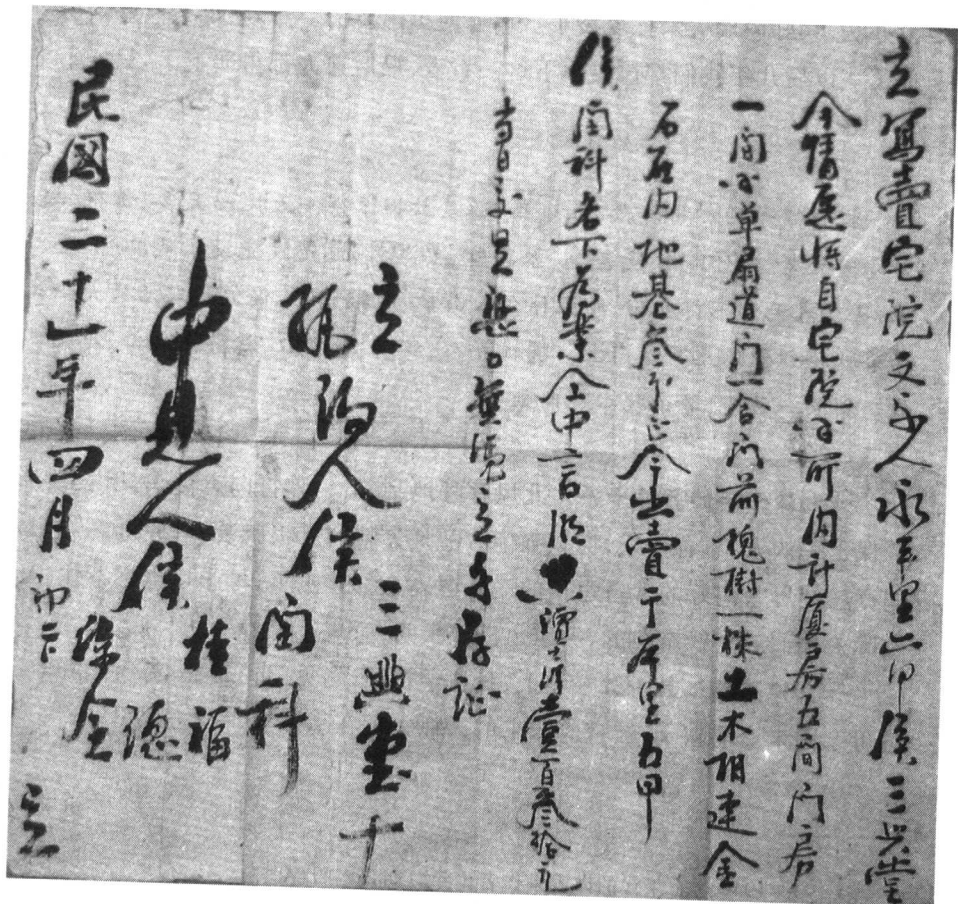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 早上,我从学校回来,见门锁着,一打听,才知道母亲因未交清款子,被官府派来的人抓去押在了保里。我去保里一看,

* 1940-1949 这一年代的内容系作者少年时期日记的整理稿。

** 本书采用楷体字表示日记中部分叙事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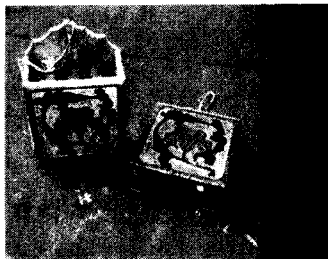
母亲和一伙人被押在一个大房子里。我央求了一会儿保长，保长才同意押住我，换回母亲。一直到了天黑，母亲东挪西借，总算凑够了款子，才赎回了我。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大哭！为了还债，母亲不得不忍痛将伴随我们多年的大黄牛卖了。当买牛的人把牛牵走时，母亲已哭成了泪人儿，我也只能站在牲口圈边唉声叹气，毫无办法。

有人对母亲说：“娃他大的死是因为牲口圈没盖好，风水不对，应该早点儿拆掉。”既然牲口卖了，圈也无用，拆了就拆了。母亲便寻人拆了牲口圈房，把木料放在了院里。正碰上战事紧张，城外要修碉堡，上边说每甲要出两根木檩。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木料不知怎么让甲长瞧见了，甲长



侯永祿父亲的买房契约

问我家要一根不行,还要第二根。母亲问:“一甲共要两根,我一家已经给了一根,为啥还要呢?”甲长说:“因为你家有粮啊!抗战时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就出粮么!”这叫什么理啊!



一九四三年九月初九 甲长款子催得紧,母亲却拿不出钱。逢会那天,母亲只好把家里暂时不盖的一床褥子拿到街上去卖钱。我去了学校,姐姐菊芳留在家里。她怕闲人进来,便把门在外面反锁着。快晌午时分,姐姐正在屋里缝衣服,突然听到院内有响声,忙从窗镜中往外看,见一个男人鬼鬼祟祟,东张西望,像是要偷东西。仔细一看,却是本巷的人。她吓了一跳,忙乱喊:“有贼了!快来人抓贼呀!”那人吓急了,赶忙从快倒塌的后墙上逃走了。

母亲回来后,姐姐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母女俩便思量着该咋样对待这事。母亲要到保公所里去告那人,姐姐却说算啦,他又没偷走什么东西,去保里一告,又会多惹一个人,多一个对头。母亲说:“你不去告,他还会再来,知道你害怕他。这几年,家里因后墙不严实,屋里的粮食被人偷过几次,我总不知是谁干的。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这人干的。”姐姐说:“是呀,到保里去告他,这次不处理也罢,让他下次再不敢来了就行!”

后来,母亲和姐姐找到保公所去了。保长不言语,手下的人则蛮不讲理,还说姐姐是“胡说八道”,并举起一根木头杠子威胁道:“你再向前走一步,看我不敢打你才怪咧!”母女俩只好愤愤不平地回家去!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 为了交款子,母亲把父亲在世时存放的豌豆拿到街上粟店去卖。粟店掌柜抓起一把豌豆一看,就说不要,说这是陈豌豆,窖坏啦,要卖就得按二斗给一斗的价!母亲便把它拿给身旁的河清看,不料本巷的河清却说:“二婶,不是人家给的价低,是咱的豌豆太陈了,窖坏了。人家是大粟店,买进卖出是十石百石的,不在乎咱那一点点。”母亲气得只好把豆子背回去!到巷里碰见了几个闲人,便让大家看,河清的弟弟看了后说:“搓开皮看瓢瓢,黄亮亮的,没坏,好豆子。”但这里已不是粟

店,再好也没人买,反正你就被闹得卖不成。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 母亲为了交款子,不得不把父亲在世做铁匠时打的一对很跟心的小车轮子拿去卖。因为车轮子小巧玲珑,又钉得很结实,便要价两石麦。但巷里的人这个说:“不行,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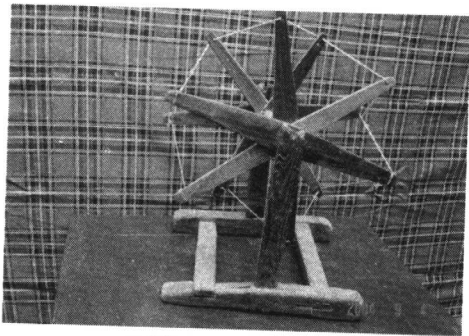
子太小赶不出路。”那个说:“价钱太大,连一石麦都不值。”母亲信以为真。前巷侯仓囤喂头毛驴,正需要这些小的车轮子,给价七斗麦。母亲狠狠心,七斗麦也卖了吧!刚把车轮拉走,巷里人就议论纷纷。这个说:“太便宜了!”那个说:“女人家卖家当不心疼,胡踢踏哩!”有人说:“有利不外流,不能给外巷人,自家人要先给自家人。”结果母亲只好又要回来给了侄儿张苟。



侯永禄家的麦斗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啥事情也办不前去。想卖的东西你卖不掉,想买的东西却买不来。没男人的女人真难呀!姐姐菊芳也从母亲作难的亲身体会中相信了一句俗语:“男人向前跨一步,强过女人卖个布!”

母亲常对我说:“死水怕勺舀。你还小,咱挣不来钱,只有一个办法——省。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能不用的东西,尽量不用。省下来的就是挣下的。”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再也没花过一分没用的钱。街上卖的玩具,再好,再便宜,也没买过一件。再好,再贱的瓜果糖肉,也没买过一



侯永禄家的绕线车

样,甚至连问也不问,连看也不看。我家平常买不起灶火做饭烧的炭,先是母亲到城门外、路边、渠边、城壕里,用镰割、用锄砍,弄些荒草背到家里晒干后烧。虽然黑烟熏得人眼难睁,泪直流,但饭总还能做熟。后来我渐渐长大了,趁星期日、假期,扛上锄

头,腰里缠条绳去老八沟、凤凰岭等较远的地方挖酸枣刺等结实的柴火。回来的时候背不动了,用绳一捆,拖在地上拉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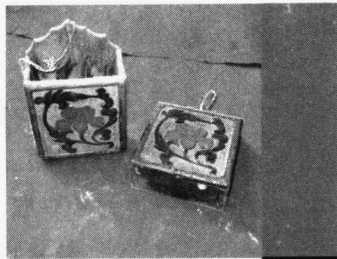
我穿的衣服都是母亲把棉花一丝一丝纺成线,把线一条一条织成布,用布一块一块缝成的。母亲纺线多在晚上,为了省油,不点灯,摸黑纺着线;织布缝衣多在白天,也是为了省油。缝衣、染布为了省钱,用石榴皮和涝池里的泥浆来浆布,可以浆成灰色。寒冬腊月去涝池边挖泥浆浆布,母亲的双手冻得又红又肿。我家一年到头很少上街买菜,吃饭的菜全是在地里挖的野菜。逢年过节称几斤萝卜、葱,打二斤豆腐,就算很不错的了。

母亲认定父亲的说法是对的:“不识字,没文化,有理不会说,受人欺负。”因此不管家里有多穷,她都要让娃上学、念书。父亲在世时,让我六岁时便去六世祠学认字。我不但会认“上”、“下”、“人”、“口”等字,而且还能一段一段地背《三字经》。父亲去世后,我便正式去冬至庙上了学。没钱买书,只好听老师讲,有时看看同桌同学的书。没纸写字,就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写后一擦了事,然后再写,或用香盘放些沙土,用手在沙土上写字。

一九四四年六月初十 我初小毕业了,因为我学习好,老师劝我继续上学。母亲见我才十四岁,身小力弱,还做不了庄稼活,便决心供我继续上高小。

一九四四年七月初四 我上了路井镇高级中心小学,编在三五级甲班,教室就在东边戏楼上。

学校集体办灶。同学们按月交面,交伙食费,上灶吃饭。我上不起灶,从家里背冷馍在灶上弄热,喝开水,用手心大个瓷盒从家里拿一盒辣子,便是这一星期的菜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九 县上要举行童子军（当时高小的学生都是童子军）大检阅。体育教员集合起我们，并宣布，每人要缝一身草绿色制服，一根童子军棍，一条捆行装的绳。我回家给母亲一说我们要大检阅，母亲就慌了，赶紧叫来姐姐菊芳准备剪布缝衣服。但哪里来的绿色布呢？要染布得买颜料花钱，没钱咋办？母亲便用槐角子熬水来染布。用根锄把做童子军军棍。没钱买绳咋办？想来想去，只好用织布剩下的线头一条条续起来吧。总算赶在大会前做成了一条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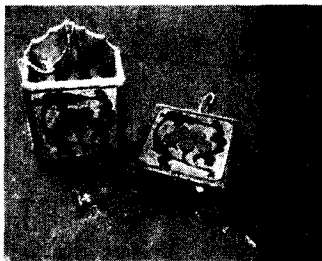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 今天，我算第一次进了县城，参加童子军检阅。各个学校的童子军，都穿着一色的制服，有黄色的、绿色的、灰色的，一校一种颜色，有唱歌的、打棍的、劈刀的、跳舞的，各具特色。我和同学们大开了眼界。

路井城东边就是大荔到韩城的公路，距离城门口不过二三百米。抗战时期经常有来来往往的军队来路井城里驻扎。军队一进路井城的小东门就进了我家住的后新庄，便挨家挨户找地方住宿。我家有一院半，厦房十多间，大房四五间。每次来军队，次次都少不了在我家里住。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不同，见了老百姓不是打，就是骂；见了东西不是拿，就是抢，老百姓不把他们叫中央军而叫“遭殃军”。母亲一听“遭殃军”进了村，就胆战心惊。军队一进屋就要东要西，灶具呀、家具呀，乱用乱拿，你不敢说半个不字。

一九四四年十月初五 我家院子里驻扎的“遭殃军”走了，母亲发现屋子里间的粮仓内放的麦子全不见了。我们母子俩一年也吃不完的满满一仓麦子，足有三四石，咋就不见了呢？该找谁去要啊？母亲气得“啊”的一声，想大哭一场。谁料一声还未喊出，声音变嘶哑了。

母亲从此有两个多月说话连声都没有了。我们经过暗中打听后，知道偷麦子的事是保长手下的人和军队勾手干的。母亲便去找保长，但保长推三阻四，不去过问。有的好心人劝母亲说：“算啦！你的娃还小，用人的地方很多。惹下人给你出个事，还不容易吗？”母亲思前想后，不算了你还能咋？

既敢偷你,就不怕你,知道你孤儿寡母把他没办法!母亲只好泪往肚子里流。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 母亲心里恨不得让我一晚上就长成大人。我十三岁那年,就央人给我找媳妇,连面都没有见过,便给我定下了。我到高小上学的这年冬天,那女子害了一场病,不幸于年关前死了。母亲急忙又托人四处给我找媳妇。

我小姐姐京芳家的公公梁敬亭,是个能行人,会给人管事办事。母亲就托他留心给我找个媳妇。老汉想来想去,他的本家有个女子叫梁香儿,梁香儿的小女儿小名叫银焕,大名叫菊兰,听说尚未许人,长相也不错,这样亲上加亲也是个好事儿。他便打算于收麦前抽出时间去西庄子的小姑娘家走一趟。

敬亭家小姑一见娘家人来了,非常高兴,连忙叫女儿银焕出来,说:“四哥来啦!”银焕便叫:“四哥你来啦!我四嫂和外家人都好吧!”梁老汉忙说:“好!好!”银焕妈忙说:“你一天忙得很,咋有工夫来咱们这儿哩?”梁老汉说:“是呀!忙是忙点儿,不过,作为娘家人也该常来关心自家的人。咱焕儿今年十几了?许给人家了没有?我这里可瞅下了个好向。”银焕妈忙说:“那好,那好!娃今年才叫十五岁了。从前还说了几个向,总觉得不太跟心。你瞅下哪儿的向,给我快说说。”梁老汉接着说:“不忙,不忙!好向有的是,就看你和娃都有哪些条件才能满意。”

银焕妈便慢慢地说起原来的向,为何不跟心。说到最后,她看了看梁老汉,说:“他四哥!你到底给娃瞅了个啥向,快说呀!”梁老汉叹口气说:“唉!世事就是这样,各为各成,各家说的各家话。人家说媒的都是向着男方,都给男方办事。只有娘家人最体心,才会替你着想。有多少人要我给他娃找媳妇,我都不愿说给咱焕儿!只好把别的姑娘给说上去。这次的向,确实是方圆几十里都选不来的好向,才来给咱娃说的。”“到底是谁家,你快说呀!”老汉干咳嗽了一声,银焕妈忙说:“焕儿!快来呀,快给你四哥烧喝的去!这一会儿净说了话了,把这事给忘了。你等等,让我到我五叔那儿取烟锅去!”

梁老汉喝了口水，边抽烟边说：“这个向说近么很近，就在路井城内的后新庄，出了小东门，端往东，就能走到咱西庄子。每十天两次集，借看娃也就把集上了。那巷的地大多在东边，有的就在东岭上，和咱庄子上的地挨着连畔种地，娃趁做地也就把妈看了。巷里有两口井，井浅水清，一辈子不愁缺水用。论家产，平地共有三十三亩，两个院子，门房两座，厦子十五间，农器家具样样都有。可以说是第二个‘三兴合’。论人格么，他爷在世，为人勤劳忠厚，人称‘八百家’。他大在世是个铁匠，农忙种地，农闲打铁。娃有三个姐姐，都已出嫁，全家就只有他和他妈。一个独苗，没有弟兄，永远不要分家，永远不怕抽壮丁。”

银焕妈忙问：“到底是谁家？娃咋样？多大了？”老汉说：“那还用问，娃从小就上学念书，去年就进了高级小学，学习总在全班拔尖子。不用人教，自谋着就会打算盘。将来不是教学就是当官，决不会打牛后半截的。焕儿跟上会享一辈子福的，你也会跟上沾光的。娃今年十五岁，属羊的，好八字。人常说‘女人羊命不强，男人羊气刚强’，想给媳妇的人有几十。那娃从十三岁就订下了一门亲事。”银焕妈着急地问：“说了半天，人家都已定下了还说啥哩！”老汉说：“你听呀！莫着急。那女娃没福气，福浅命薄，去年害了一场病，年底就死了。所以我赶紧到你这儿来，来迟了还怕人家订下了。”银焕妈忙问：“娃到底叫啥名字？人样咋样？”梁老汉说：“娃没说的，咱是知根知底的。我给你说实话，不是别人，就是我志诚家媳妇的弟弟，叫侯永禄！咱今天先不定下，你先打听打听，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缓两天我再来。”银焕妈说：“娘家人说话还有假吗？我不信任你再信任谁呀！不要打听，你今天就去给人家见个话，以防人家说下了着。”梁老汉忙说：“对呀，人家再说下就瞎了，那我就不坐了，得赶紧走。”银焕妈就说：“那我不留你吃饭了。”老汉笑着说：“如果事成了莫说饭，席也要吃的。”

老汉走后，焕儿妈便问娃说：“焕儿！你看咋样？”女儿把头一低，红着脸低声说：“妈！你看好就好。”焕妈舒心地一笑说：“让妈再打听打听。”便拿上烟锅给她五叔那里去送。五叔便问：“梁敬亭今天来有啥事？”焕儿妈说：“给焕儿说下个向，是路井后新庄的侯永禄，你认得吗？”五叔忙说：“好向！好向！他大是润科，是个铁匠，和我最相好。前几年他得病时我常去看他，又勤快又实受，还把娃认给我，把我叫干大哩！娃是个好娃，正在西明